俞樾書信七位收件人姓名的確認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汪少华

书信收件人姓名的确认，是一大难点。本文就俞樾书信七位收件人的姓名，在时贤基础上试作考订。

**许榴仙**

俞樾《春在堂尺牍》卷六《与许榴仙》：

承示张㯉寮所书《金刚经》石刻搨本，佳甚。辄用别纸题数语，戏仿赵凡夫跋语笔意书之，即所谓草篆也，聊发一笑而已。诸家跋语中，弟最喜董香光语，不但深得书法，抑且深得佛法“离合”二字，即“无实无虚”之旨，亦即“非法非非法”之旨。其云“右军灵和、大令奇纵、虞褚妍丽、颜柳刚方”，即所谓“一切法皆是佛法”也。又云“以灵和还右军、以奇纵还大令、以妍丽还虞褚、以刚方还颜柳，而自有灵和、自有奇纵、自有妍丽、自有刚方”，此即所谓“一切法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”也，亦即所谓“我于然灯佛所乃至无有少法可得”也，亦即“如来所以灭度一切众生而无一众生得灭度”也。书法如是，佛法亦如是，一切有为法无不如是。大善知识，以为何如？

按：《俞樾函札收件人订补》一文[[1]](#endnote-1)考证俞樾书信十数位收件人姓名，均有依据。百密一疏的是把“许榴仙”误作许国瑞，混淆了两位号榴仙的许姓，应当指正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6）《申报》（上海版）第8158号《之江寒鲤》：“许留仙观察，前兵部尙书恭愼公之介弟也，今夏病殁吴门。”俞樾作挽联《许荫庭观察挽联》：“观察乃恭慎公之胞弟，生平笃好内典，年六十六而卒。古稀将届，未满四龄，如何慧业已终，佛坐催归大弟子；恭慎云亡，甫逾两稔，谁料德星又陨，乡闾顿失老成人。”“许留仙”即“许荫庭”，齐学裘《劫馀诗选》卷五有《焦山喜晤许荫庭樾身太守》，则“许荫庭”名樾身。“恭慎”是许庚身（1825—1893）谥号，许樾身与许庚身同为许乃谷之子。《许乃钊乙丑日记》许恪儒注：“荫庭：许樾身，字荫庭，号榴仙、息安，后称无相自在室。”[[2]](#endnote-2)徐琪《花砖日影集》卷五《许留仙观察自号相室主人，好尚风雅，翰墨极精，早年工于音律，中岁逃禅，彻三昧之旨……》，即其人。吴仁安《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》：“许乃谷第五子许樾身，字荫庭，别字榴仙，号息安……同治四年（1865）三月克复常州案内尝换花翎嗣加捐道员分省补用。”[[3]](#endnote-3)官至道员，故尊称“观察”。俞樾《与许榴仙》“承示张㯉寮所书《金刚经》石刻搨本”，“㯉寮”是南宋书法家张即之(1186-1263)号，张即之所书《金刚经》石刻，分嵌于寒山寺寒拾殿左右墙壁间，总计38石，其中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占27石，其余11石书刻的跋识题书中包括俞樾和许樾身的[[4]](#endnote-4)。

**梅仙**

南京图书馆所藏俞樾致“梅仙”：

梅仙仁弟惠览：读手书，慰藉有加；读楹帖，情词曲至，感何如之！即谂以算术受知，贤劳茂著，甚慰。兄读礼未终，悼亡遽赋，所遭如此，怀抱尚可问耶？内人遗意，愿葬西湖，秋间仍当与之偕来，同住俞楼也。手肃奉柬谢，并颂台佳，不一。愚兄制期俞樾顿首。

按：“梅仙”，《俞樾函札收件人订补》指出：“梅仙即邬梅仙，汉阳人，俞樾门生。”是而未竟。邬梅仙名铨，杨葆光《苏盦诗录》卷五《答和邬梅仙少尹铨次韵》可证。张盛藻《由石屋洞烟霞岭至理安寺同邬梅仙作》周德富、金华校注：“邬梅仙：邬铨，汉阳人，俞樾的门生。”[[5]](#endnote-5)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苏松太道冯焌光创建求志书院，延请俞樾总其事。俞樾“力辞，乃以经学词章两斋自任，夏间开课”[[6]](#endnote-6)。俞樾《右台仙馆笔记》卷七称“门人汉阳邬梅仙”，应指邬梅仙此间肄业于求志书院。

光绪五年（1879）七月二十四日《申报》（上海版）第2285号《求志书院春季课案》公布录取结果：经学、史学、掌故之学、算学、舆地之学、词章之学各若干名，“录取算学超等五名、一等二名、附取一名”，“汉阳府汉阳县监生邬铨”名列“附取”。俞樾从来信得知邬铨“以算术受知”，《求志书院春季课案》可为佐证；“贤劳茂著，甚慰”应是对门生名列“算学附取”的鼓励。

此信写作时间，张燕婴《俞樾函札辑证》：“末署‘制’与‘期’，又有‘内人遗意，愿葬西湖’云云，则当作于光绪五年（1879）四月二十二日俞樾妻姚夫人逝后。所谓‘楹帖’，或即梅仙所作悼姚夫人之挽联。”[[7]](#endnote-7)上限四月二十二日判断正确。俞樾说“秋间仍当与之偕来”，可见写信时间段应是夏季，最迟七月二十四日之前。

**桐生**

网拍俞樾致“桐生”：

桐生仁兄世大人阁下：昨奉访未值为怅。前交上盐牌，定照入矣。兹有渎者，许氏舍外孙女本有银六百两存在长春，兹欲换易洋钱凑足贰仟元，仍存圜中，照旧取息，未知可否？伏求酌示遵行。手肃布商，敬请台安。世愚弟俞樾顿首。

按：“桐生”，当是《春在堂杂文补遗》卷三《潘君桐生七[[8]](#endnote-8)十寿序》的“潘君桐生”：“余马齿加长，已八十有五，而君亦八十矣。……岁在旃蒙大荒落春王正月，为君八十揽揆之辰。”潘桐生，即潘嘉穗。据《潘氏支谱》，潘嘉穗是潘遵礼第三子，原名宏先，字子玖，号桐生，生于道光六年丙戌（1826）。比生于道光元年的俞樾小5岁，八十寿辰正是“旃蒙大荒落”（光绪乙巳1905）。不是字桐生、号谱琴的潘祖同（1829—1902）。

**芙青**

网拍俞樾致芙青书信十通。

按：“芙青”其人，俞樾《汪瘦梅水部挽联》说“其弟芙青鹾尹”。“瘦梅”应即汪鸿逵号，俞樾致应宝时称“汪瘦槑孝廉工部鸿逵”。据俞樾《宾萌集》杂篇五《汪君樵邻传》，汪翔麟（字东垣，自号樵邻）次子鸿逵，三子鸿运。则“芙青”即汪鸿运。俞樾《兵部候补主事汪君行述》说“鸿逵，咸丰十一年举人，候补工部主事”“鸿运，候补浙江盐场大使”，《汪君樵邻传》则说鸿逵“纳赀得选六安州学训导，后改官工部主事”。清吴坤修《（光绪）重修安徽通志》卷一七四《选举志》说“汪鸿运，浙江盐大使”。“鹾尹”即称盐大使之类。

**味卿**

网拍俞樾书信：

味卿馆丈大人阁下：久疏笺候，时切驰忱。闻宓子横琴之所即雷公得剑之乡，符彩上腾，升华卓著，定符私颂。弟年逾七十，精力益衰，学问亦益退。附上《春在堂全书录要》一册，平生著述已刻者尽具于斯；又《曲园自述诗》一卷，即身后之碑状志铭也，并呈青览。《彭刚直公奏稿》《诗稿》弟为校刊，今春甫就，亦以一部呈览，均乘汪贞伯之便也。统希鉴入，手此，敬请升安。匆匆不尽。馆愚弟俞樾顿首。

按：“弟年逾七十”“《彭刚直公奏稿》《诗稿》弟为校刊，今春甫就”，可知作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[[9]](#endnote-9)。“味卿”，一时没查到。承刘永翔先生赐教：据“闻宓子横琴之所即雷公得剑之乡”，应是丰城县令。查《申报》知时任丰城县令为“汤味斋明府鼎烜”[[10]](#endnote-10)。俞樾所称“味卿”应即此“味斋”。民国吴宝炬《（民国）大庾县志》卷五：“汤鼎烜号味斋，浙江人，进士，光绪间宰庾数年，政平讼理，后调任清江、丰城。”据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，“汤鼎烜，浙江绍兴府萧山县进士，由庶吉士散馆即用知县”[[11]](#endnote-11)。

**残缺者**

【上缺】句，却是新题，一并寄奉，均希照入。味斋为门下士，取友必端，其人可见，兄即托其带信物致花农太史，并以书为介。花农亦贵门下也，与兄师弟之谊最笃，频有信来。今年考差尚得意，未知能得一差否。手此布复，敬问起居。风便勿吝数行，以慰饥渴，幸甚。同学兄樾顿首，五月六日。

按：“句，却是新题”虽然残缺，写作时间仍可推定。俞樾致汪鸣銮“附去拙作《樱花诗》十纸，虽无佳句，却是新题，聊发千里一笑”，致曾纪泽“《咏日本樱花诗》四首，虽无好句，却是新题，附博一笑”，可见此处残缺的也是写作时间为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的《咏日本国樱花》诗。“同学”是俞樾对门生的自称，例如致王廷鼎自称“同学樾”，致汪鸿运自称“同学友”，可见收件人是俞樾的门生。“花农亦贵门下”，俞樾门生中做过徐琪（号花农）考官的有吴绍正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八月十五日《申报》（上海版）第1038号《浙江乡试监临点派内外廉官单》，兰溪县知县吴绍正名列内廉官，九月十五日《申报》（上海版）第1063号《乙亥恩科浙江乡试题名录》里有仁和的徐琪。“味斋为门下士”，“味斋”即上文汤鼎烜，同治癸酉（1873）乡试举人，吴绍正（号焕卿）恰好也做过其乡试房官。俞樾《汤室周夫人挽联》：“夫人为味卿大令之配。大令乃余门下士吴焕卿在浙充乡试房官所得士也。夫人因其子以知府官江苏，从宦至吴而卒。”汤鼎烜与徐琪都是吴绍正“门下士”。门下士吴绍正與俞樾同年出生而月份略大。俞樾《吴焕卿大令挽联》：“焕卿与余同岁，而焕卿以正月生，余以十二月生，盖长于余也。余馆休宁汪氏时，来受业于门下。后成进士，官浙江兰溪知县。”

**稷臣**

《名人翰札墨迹》俞樾致稷臣[[12]](#endnote-12)：

稷臣尊兄侍右：奉到惠书，备承奖借，并赐示图书，大哉此著乎！弟常叹《图书集成·职方典》不载江河及沿海形胜各图，当时纂述诸公亦似小疏。近吴清卿中丞《黄河图》颇核，而今又得公此书，足补前人所未备，为筹海者不可不读之书。惜老夫耄矣，出门一步便以为远，西湖咫尺，三年来屐齿不及，尚能望洋而向若乎？拟有人便寄小孙京师，或不虚公持赠之意也。属书联额，率尔涂呈，不足观，不足观。复谢，敬请勋安。愚弟俞樾顿首。

按：“稷臣”是罗丰禄的字，或置此信于罗丰禄名下。但可以排除，理由如下：“惜老夫耄矣，出门一步便以为远，西湖咫尺，三年来屐齿不及”，俞樾《补自述诗》“一别西湖戊到壬”自注：“余自戊戌岁后，不到西湖阅四岁矣。今年因陛云试毕假旋，又与同至西湖。”戊戌（1898）冬月俞樾离杭返苏，己亥（1899）、庚子（1900）、辛丑（1901）三年不到西湖；“今年”壬寅（1902）冬，陛云自蜀典试归吴中，陪伴俞樾至杭州小游，故云“不到西湖阅四岁矣”。可见“西湖咫尺，三年来屐齿不及”当在辛丑（1901）。辛丑（1901）前后，据黄柽、罗孝逵所撰《清末外交使才罗丰禄》，1896年11月起，罗丰禄以二品顶戴赏四品京卿衔任出使英、意、比大臣；1901年8月，以一品顶戴太仆寺卿调任出使俄国大臣，未及赴任，因患鼻癌请假，后医治无效，逝世于1903年[[13]](#endnote-13)。可见1901年8月之前，远在英、意、比的公使罗丰禄越洋给俞樾寄信赐书、且求联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而8月之后则应有对调任未赴或治病的关切。此外，《闽县乡土志》说罗丰禄“治《易》《礼》，精《说文》，于西学则以格致哲学为体，政法交涉为用，然不自表暴，故不甚显于世。译有《海外名贤事略》《贝斯福游华笔记》若干卷”，未见有关筹海著述。故暂且置于不详姓名之列，期待有新的材料予以确认。

（原載嘉定博物館編《疁城文博》2021年第1期，中西書局2021年9月。有修訂）

1. 颜春峰《俞樾函札收件人订补》，《复旦学报》2017年第1期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国家清史委员会编《晚清文献七种》第488页，齐鲁书社2014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吴仁安《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》第20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刘启明《寒山寺》第58—59页，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周德富、金华校注《张盛藻集》第162页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《曲园自述诗》“沪滨更启子云亭，几辈论诗并受经”自注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张燕婴《俞樾函札辑证》第694页，凤凰出版社2014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“七”疑当为“八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郑振模《清俞曲园先生樾年谱》第76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十月十二初七日《申报》（上海版）第6316号《洪都客述》：“署淸江县汤味斋明府鼎烜刻经题补丰城县缺。”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四月十二日《申报》（上海版）第6491号《光绪十七年四月初三日京报全録》：“署丰城县知县汪绶之经臣饬回南昌县本任，所遗丰城县印务，查有现署清江县事大庾县知县请调斯缺、尚未准部覆之汤鼎烜老成稳练，堪以调署。”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二月初六日《申报》第7153号《举直措枉》：“丰城县知县汤鼎烜。”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秦国经主编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27》第320页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虎头痴后收藏《名人翰札墨迹》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张作兴主编《船政文化研究》第81—82页，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